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機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

還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
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辰刻百官詣睿聖宮新除尚
書工部侍郎王世修以戎服見時將賜世修金帶而內
帑無有宰相乃遣吏假于戶部尚書孫覲而以錢七百
千償之太后內出札子與上曰今日朔日宜入見禁中
上奏曰臣疾作卑體不安已奉表起居容臣望日趨詣
太后又詔曰嗣君冲幼強敵未寧事尤急於防秋理難
安於垂箔臣僚懼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安中外百

官再上奏上荅以太后垂簾當共圖國事不然不敢獨當

太后詔許之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

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上乘馬還

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

熊克小歷載上還內在三月丁未蓋誤朱勝非

開居錄云三十日上還宮按是月無三十日其實四月一日也

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

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

專為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為期朕惟東朝

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阼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

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為皇太子所有三月六日

赦書應干恩賞等事令有司疾速施行敢有稽違重寘

典憲

朱勝非開居錄云初二日捲簾上獨斷如故余留身奏曰復辟之功盡出太后宜有尊崇上曰如何

余曰宜尊為皇太后皇子亦合有恩禮宜立為皇太子次日俱有詔如所請按日歷及諸書皆云初一日加皇太后尊號初四捲簾與朱勝非所記全不同或是勝非在睿聖宮先奏開居錄誤記也中興聖政龜鑑曰方

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鼠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非李邴鄭毅以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二凶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六日而平

蓋張忠獻倡義之功居多焉

中書侍郎王孝迪罷為

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孝迪始除執政使

金不辭而至上復辟遂罷之

按孝迪與盧益名使在十日戊子益力辭罷祠在壬

寅時苗劉尚在朝也此則以反
正後罷時事各異並不抵牾

右文殿修撰提舉杭

州洞霄宮張恣復為中書舍人 是日呂頤浩張浚次

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傅等用意姦回當益
為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
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
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

事可為戒也

臧棹勤王記云順浩至秀州問韓世忠等曰與賊對壘能知賊無它虞乎對曰彼怙

勢恃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無有他虞又問曰我師可以必勝乎曰以衆敵寡以順討逆可以必勝順浩曰知彼知已可以戰矣按此與復辟記所云世忠之語全不同疑臧棹所書有所潤色其後趙雄撰世忠碑又引而不取

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

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顧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翊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

已酉上與太后垂簾聽政初太后即欲撤簾日高猶不

出御筆令朱勝非陳請勝非言當先降詔於是暫出御

殿后曰官家既還內吾便不當出勝非欽賛遂詔以四

日撤簾

此據勝非閣居錄修入錄稱今日下詔來日捲簾而捲簾乃在兩日後或是遲二先出城亦未

可知當考

尚書省言親事官李寶負太祖皇帝神主至瓜

洲為金人所驅遂致遺失詔沿路州軍尋訪收到人補

官

此據日歷會要未知後何如

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淮西制

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 詔將帥非出師臨陣毋

得用重刑即軍士罪至死者申樞密院取旨 朝奉郎

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光試侍御史 徽州進士汪

訓義上疏請皇帝聽政詔閣門引見上殿初上既復辟

有徽士數人共議欲上書請上聽政或曰已復辟矣奈

何更欲上書或曰復辟聽政或是二事有何不可訓義

曰請來日謀之衆皆諾訓義夜竊其藁旦詣旣投之上

召對而訓義為人庸鄙上欲招致謹言乃命為迪功郎

充御營使司准備差遣

此據趙姓之遺史修入姓之稱訓義紹興二十二年卒于濠州

推官當得其實

是日馮康國至秀州

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

熊克小歷載此旨於初一日蓋因朱勝非開居錄所記也日歷

在初三日其實初二日進呈初三日降出爾勝非記此事自四月以後大率差一日蓋三月小盡而勝非誤以為大盡記之是

宰執朱勝非等言臣等備位政府當

以排日差互

三月五日之變義當即死所以隱忍偷生至今正欲力圖今日之事始終委曲陛下究知所有三月五日以後

應政事差除等乞令有司條具取旨從之

日歷載此奏在初四日朱

勝非開居錄云初二日余出劄子乞將三月初五日已後四月初一日已前應朝廷行事並取索看詳可行者存之不可行者罷之可疑者推治之上曰俟如卿所請批旨行下至晚二兇來見三更後人馬出盡據此乃初

三日事今移附此日

於是勝非與顏岐張澂路允迪皆乞罷上不許上因論勤王事勝非曰勤王兵不為無助但欲令作聲援儻進兵交戰則禍變叵測矣如論臣察利害則在城中者甚危而難為功在城外者甚安而易取名檄云當與天下共誅之此雖大義然事若至此雖誅何救度諸人朝夕必來臣則去矣望陛下試以此意諭之御筆張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熊克小歷浚除命在壬子按浚自撰復辟

記云初三日奉聖旨除
沒知樞密院事今從之

武當軍節度使淮西制置使

苗傅起復武成軍節度使淮西制置副使劉正彥並加
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又以直龍圖閣張遠為淮南西
路轉運判官俾給其軍食傅欲請王世修為參議朱勝
非曰世修今從官矣豈可復從軍傅乃止 中書舍人

兼權直學士院張守為御史中丞以朱勝非言其嘗與

聞復辟議論也

日歷守之除在庚戌按朱勝非閑居錄
乃在初五日壬子然閑居錄云奉御筆

張浚知樞密院張守御史中丞則二
人之除同在初三日勝非誤記也

工部尚書兼侍

講王絢兼直學士院給事中李會試尚書兵部侍郎國子祭酒詹又為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

應天尹孟庾充顯謨閣待制尋召庾赴行在以直徽猷閣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凌唐佐為應天尹庾鄆城人唐佐休寧人也唐佐宣和中嘗為司門員外郎坐阿附盛章斥去至是朝廷湔濯用之是日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陣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世忠兵出戰始世忠以劉

寶軍非所部乃悉收其家屬詣軍將戰世忠艤家屬舟于岸下率將士當前力戰張俊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澤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顧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

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

朱勝非
閑居錄

云四月初三日赴朝上曰昨暮城上望見郊外水際有舟船火炬朕遣人絕城探之乃韓世忠下先鋒陳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問之但云苗統制去也未勤王兵乃如此余曰勤王兵不為無助只要它作聲援如

遣馮康國來及拘留小使之類皆是儻進兵至城下必
交戰勝負果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姦謀以保護
為名分守兩宮勤王兵雖勝如何措手初四日午間報
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至皆以塵土蒙面破
裂衣裳亦有面頰封藥如金瘡者州人指笑曰舟行未
嘗有塵不曾戰鬪何故傷損按勝非所云皆以眩損張
浚之功恐非其實王廷秀閱世錄亦云三日聞韓將軍
至臨平為二兇設伏掩殺足明勝非所云皆私意也今
取不朱勝非命諸將集兵皇城門外城中震恐知杭州康

允之謂勝非不若使人諭二兇令速引兵去

朱勝非開居錄云四

月初一日奏二兇欲除淮南制置使命下即遣人說諭
云勤王兵馬朝夕必來朝見恐手作人住關須是速行
但得離此百里正其罪以討之上日待喚來赦遣余曰極善
願浩等進兵北關傅正

彥見上請設盟誓兩不相害

此據趙牲之遺史

上賜金勞遣傅

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遇大雨火不能起遂遁夜尚書省檄諸道捕傅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世忠欲入其下張介曰不可雖聞二賊已去尚未可知闔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並見于內殿上嘉

勞久之

中興遺史閔世錄並云世忠等初四日入城滅拜勤王記云光世世忠俊夜馳入見上于禁中

蓋三將初三夜先入城而大軍初四早乃入也朱勝非
閑居錄云初四日午間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
詢等皆奔趨禁門欲直入衛士呵止遂大毆擊而入唱
言曰韓太尉使來拆簾徑至殿門叫呼不已上大驚遣
人引至殿庭望殿上無簾慚
怖而退恐未必果爾今不取

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
道箴觀咸以手加額頤浩浚與諸將見勝非于殿廡因

求對閣門白故事無與宰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
可隨班然亦須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

此據勝非
閑居錄修

入按張浚先已除知院不知何故乃不得隨班或者所
降旨無日下供職之文故浚未得立本班也但錄以為

初五日
事蓋誤

俄有旨顧浩隨班餘人別作一班二府奏事畢
顧浩出劄子乞取索改年以後事朝廷看詳上曰已有
旨勝非顧曰昨得旨令三月五日以後事皆看詳不但
改年後也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
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
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
非頓首謝顧浩浚既見上遂召趙哲李迥楊可輔辛道
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

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
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
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修以屬吏并拘
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鞫其始謀以聞

朱勝非開居
錄云諸將擅

殺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軍都
制官吳湛皆畧其家今不取也

苗傅犯富陽縣遣統制

官喬仲福追擊之

壬子上初御殿受朝 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
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

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

鈞甫馬柔吉張遠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

將校並與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

日歷捕斬

傅等賞格在三日庚戌降黃榜在五日壬子按賞格內稱已擒到王世修則必非初三日也日歷蓋誤今移附

五 日 詔前日皇太子嗣位赦文內優賞諸軍改作復辟

優賞餘不行 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葉

夢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是日執政奏事畢朱勝

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為有

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麤暴浚喜事而踈淺上曰俱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上曰即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

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入至殿門誠為

不知理道

此據勝非開居錄刪修勝非所錄又云初五日留身上日卿拜相方三日事變遽作賴卿

之力二十五日而事平以卿平難之謀用圖恢復必有所濟又曰朕與卿相知今暫聽卿去然孰可繼卿者余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以謂勤王有功邪城中安靜數日方至余曰嘗奏外援不為無助不必先到城下若以二人作相諸將必喜又曰陛下若以浚為年少且除近上執政官將退上曰卿到堂少待令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面前日將佐直撞入內殿打衛士叫呼無禮皆不知理道此風不可長也按浚初三日已除知樞密院事勝非留身在後兩日乃方云且除近上執政官恐誤疑勝非所云不在此日又勝非載上語多訾諸人之功它書皆無之今並削去又云上令呂頤浩張浚皆參堂按此時頤

浩浚已在樞府無緣仍令參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都堂今削二人姓名庶不牴牾

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於是御史中丞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

癸丑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制畧曰亟持詔節趣秉國鈞夫何信宿之間乃爾震驚之遽深惟菲德退避

別宮甫再踰旬即復大位雖援兵之交至亦秘策之允
臧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王絢所草也勝非在相位凡
三十三日勝非既罷乃以苗傅等申請朝廷不魯施行
者十八紙繳奏翌日上賜手詔嘉勞改知平江府勝非
以平江巡幸所過遂力辭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同
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特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頤浩遷五官
用朱勝非例 門下侍郎顏岐
尚書右丞張澂並罷為資政殿學士岐提舉南京鴻慶

宮澂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置使澂執政纔四十六日

張澂兼江湖制置日歷不
書此樞季陵外制集增入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路允迪仍舊職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端明殿學士

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守尚書右丞 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鄭穀進簽書樞密院事 殿中侍御史王

廷秀言錢塘非駐蹕地請進幸江寧 監察御史陳戩

奉詔審鞠王世修于軍中世修言苗傅等疾闔官恣橫

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世修等謀先伏兵斬淵

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
戩以聞詔斬世修于市 苗傅犯桐廬縣

甲寅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
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為太尉御營
副使先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為之比光世還朝上議

擢光世樞筦既而改命

光世及韓世忠張俊除命日歷於庚戌甲寅兩書之今附此日

光世行述云特上面授光世簽書樞密院事光世力辭

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

御器械廊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

為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
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
為鎮西軍節度使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秘閣修撰知平
江府湯東野充徽猷閣待制朝奉大夫知常州周杞充
右文殿修撰自餘將佐咸進官二等張浚言迪功郎呂
摭自城中以蠹書陳二兇反狀進士呂擢掌文字有勞
得旨摭改京秩擢命以官始王淵識韓世忠於微時待
之絕等至是世忠為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久

之詔贈淵開府儀同三司而康履亦贈官謚榮節淵死

年五十三

淵乾道初
賜謚襄閔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權主管侍

衛步軍司公事吳湛初上以湛佐二叛為逆諭韓世忠

使圖之世忠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為備世

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門下兵衛驚擾世

忠按劍叱之無敢動者詔戮湛於市以統制官辛永宗

為帶御器械充御營使司中軍統制 權主管殿前司

公事王允

按史
作元

責英州左言責賀州並安置 殿中侍

御史王廷秀入對論徽猷閣待制知杭州康允之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吏部員外郎范仲熊金部員外郎兼兩浙路提舉市舶公事吳說之罪上曰范仲熊恐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時廷秀論仲熊以為與二兇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故上不信既而張浚為之百拜力請乃詔允之蒙奪所除職說免官而仲熊除名柳州編管

此事日歷全不

載今以王廷秀閱世錄參修范仲熊行遺據結興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刑部檢舉狀增入廷秀又言

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之罪上怒甚欲梟首執政救解之乃除名吉陽軍編管而通判杭州章誼遷二官始議反正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來其間至是以擴為觀望停其官永州居住

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坐朋附兇邪除名瓊州編管

永載事見三月丁未

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路兵馬都監鄭

大年責授汝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言者論二兇屯兵湖州之小林傅等無緣知此徑路蓋大年名之故有是

命

此事日歷不書今以四年十月癸酉紹興三年正月甲申大年復官改正狀附入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者並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精者保試推恩既而刑部侍郎商守拙言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及在京海行與嘉祐所不該載如免役重錄茶鹽香礬六曹通用等合依見行條法若事干軍政

邊防機密并修書未成間嘉祐制與見行條法相照而

引用窒礙者並取旨從之

此事日歷不載今以會要增入四年六月庚辰對修成書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常德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先是右司員外郎黃槩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謂張浚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會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家浚用其言且薦於上遂以鼎行尚

書司勳員外郎

易已見元年二月

命發運使親督糧船赴京

師上聞東京軍民久乏糧食故有是旨 詔自崇寧以

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

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軍

罷監葉宗諤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 苗傅犯壽

昌縣所至掠居人黥以為軍

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劉珏復為尚書吏部侍郎

祕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份試戶部侍郎仍提

舉車駕巡幸事務右司員外郎黃槩試兵部侍郎兼御
營使司參贊軍事中書舍人周望右文殿修撰胡安國
並試給事中安國仍令所居州以禮津遣 尚書吏部

員外郎李正民守左司員外郎新除左司諫劉寧止守

右司員外郎正民定孫也

定江都人元豐御史中丞按
二人除命日歷不書此據都

司題名增入不得其日
故附黃槩改除之後

戶部尚書孫覲為龍圖閣直

學士知温州尋改知平江府時浙西七州盜殘者五惟
蘇湖獨存羣盜相傳號平江為金撲滿覲至官名諸大

姓諭以禍福使挈其金帛遠徙而藏之一季不如今乃錄入官人苦其擾 新除尚書吏部侍郎賈安宅罷

新除侍御史李光直龍圖閣知宣州

光之除日歷不載因劉珏改除附此

金國通問使李鄴宋彥通留行在乃以鄴知越州彥

通知筠州

著此為鄴以越州降金張本日歷彥通以朝議大夫除鄴無前銜按鄴建炎元年自通直

郎責為散官不知後來出使除何職越州題名可考季陵外制集有徽猷閣待制宋彥通贈五官制畧云履危而使絕域乃遂生還則是彥通嘗出疆也日歷不書彥通職名不知何故

奉議郎通判湖

州張燾應詔上疏大畧謂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

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阼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
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胃中之誠有未修
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
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竊
觀近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五丁點二使自備
糗糧器械而蠲其稅賦烏合之衆素不諳戰陣一旦有
風塵之警則鳥驚魚潰之不暇尚能安心而用命乎徒
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

從臺諫所言多循習故態觀望意指毛舉細務以塞責
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待遇之意又
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勾踐之棲會稽似不
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堦以俟昇平為之未晚時
論以為當 是日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
戰敗之傅走烏石山

己未詔諸路添差官自宗室歸朝官外日下並罷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書右丞李邴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便集衆徒為紛紛既而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遵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為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

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

乾道八年二月乙巳又改

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

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人擢為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

舉所知以聞

權罷秘書省

紹興元年二月丙戌復置

廢翰林天文

局

紹興二年正月壬寅復置

并宗正寺歸太常

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五年閏二月辛

未復置寺省太府司農寺歸戶部

紹興二年五月戊午復太府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司

農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

紹興三年六月丁未復國子二十三年二月丙

子復光祿二十五年十月庚辰復鴻臚

衛尉寺歸兵部

後不復置

太僕寺歸駕

部

後不復置

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

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將作軍器二監

惟少府監不復

皆用軍興併省也

秘書少監方閏罷為秘閣

修撰知台州其餘丞郎著佐正字十餘人皆為郎出守

或奉祠而去於是館學寺監盡廢士人之外名而至者
率以尚書郎處之郎選始輕矣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
事至守當官凡四等定為九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
五十九戶部五司二百八十八禮部四司五十六兵部
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六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
其分案總為一百七十有三 苗傅犯衢州守臣胡唐
老據城拒之大雨電城上矢石俱發不克攻遂引去

熊克

小歷載此事在
戊午今從日歷

辛酉武泰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綜請自江寧府移
司虔州許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郡王直龍圖閣
知越州葉煥充秘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試左諫議大
夫明受中名康為中書舍人未至而有此命康見上首
論頃者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皆災異之大者當時
無人為陛下道此不旋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上感其

言謂有諫臣之風不踰月遂擢為執政

此據李邠時政
記附入當求康

全疏
書之

癸亥給事中周望為江浙制置使上以二賊未平議遣
大將呂頤浩因薦望會兵以行望有口辨喜談兵故頤
浩引用之 尚書戶部郎中朱異為江浙隨軍轉運使

是日喬仲福王德至衢州

趙雄撰韓世忠碑云王兼
程追襲二賊賊方圍三衢

開王師來即解去按此時世忠
猶未受制置之命碑蓋誤也

丙寅詔諸路靖勝軍並撥隸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

日歷

載俊奏狀乃繫承宣使銜
恐是未建節時所上也

令兩浙轉運司運封樁米

四十萬斛赴江寧府以上將巡幸也 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衛皇太后 御

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

置使自備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

未審聖意欲生得之邪或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

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刷耻時衛士

宋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行欲使護得來

上上壯之酌巨觥以餞世忠

日歷於丁卯日已書車駕
進發杭州幸江寧府命韓

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而戊辰日又書車駕幸建康府呂
頤浩等乞留韓世忠前去衛信州以來擒捕苗傅按此
時未有建康府
名蓋重疊差誤

尚書禮部侍郎衛膚敏未就職卒于

秀州

戊辰苗傅犯玉山縣

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采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
及武官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錄用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
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傅未至信

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屯於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鷙欲使歸其麾下乃令心腹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奪刃殺之

壬申制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勇立為皇太子以工部尚書王綯為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臣僚奏王鈞甫馬柔吉前後用心實非負國望特赦其罪許率其徒自歸仍與旌賞從之時苗傅等衆猶盛

勢未可擒言者謂鈞甫柔吉見將赤心隊為先鋒以拒王師請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故有是旨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錄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二百三十八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其分房十有四大凡六房外又有制敕庫及班簿章奏知雜催驅開拆賞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諸吏守闕者百五十人其餘為正額

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

間守闕如兩省之數分房十自吏戶工刑之外有監印
奏鈔知雜開折等房及制敕庫後又增催驅三省催驅
六曹御史刑封樁戶營田工等房通舊為十有五

是月以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梁揚祖為徽猷閣
待制充淮東制置使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
論揚祖怯懦避事且數其父子交結權貴之罪命遂寢
初上思內侍卻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乃止

之於洪州

中興姓氏錄云其徒譖之云卻九
百來陛下無歡樂矣乃止不召

御營平

寇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為寇吾豈竭生靈膏血以為汝資宜急去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於城下必盡殺乃止瓊乃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瓊遂自

光蘄渡江引兵之洪州屯

駐

熊克小歷載瓊之江西在去冬按沈長卿撰胡舜陟

生祠記則瓊過廬州在今年四月克蓋誤也

淮西安撫司統制劉文舜引

眾犯濠州

文舜已見二年二月按文舜已受胡舜陟招安不知何以作過

守臣連南夫

移江寧府未上遣土豪俞孝忠率民兵百五十往拒之
將戰孝忠馬還寧而死衆皆奔還文舜引衆至城下南
夫出庫帛斂城中金銀以遺之且解所服金帶以授文
舜乃得解 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月甲寅與
其黨椎埋通泰野澤間後同李在龍取高郵守之在與
其次爭事相殘殺衆乃推慶 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
開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
晟攝行縣事洪澤閘軍羅成等不伏遂與其徒董青輩

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于沐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成又破漣水軍取綵繒以為帆既而義為卨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成後亦為卨青所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
營副使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為
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
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
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始

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
陝吾境不當以招討名請用唐裴度故事上是其言浚
乃改命上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 左諫議大夫
滕康為翰林學士時御史中丞張守聞呂頤浩張浚叶
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陝之計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
南於是守與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
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况將士多陝西人以蜀地近關
陝可圖西歸不過將士為此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

也守併陳其害有十至殿廬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納其言遂擢康為學士時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亦奏疏請幸荆南不從 右司諫袁植

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姦賊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陛下縱釋而不誅奈宗廟社稷何望檻送二人斬之都市以崇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責授祕書少監

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為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

潛厚事以紹興二年十月劉斐劾疏附入不得其年月故因潛善再責遂書之

是日韓世忠

引兵發杭州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行軍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

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逵餘皆固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
乃叛傳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
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官右武大夫歸州防
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
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為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諸將
趙秉淵楊忠憫歸朝官趙棫趙休並進三官仍以棫休
為直秘閣秉淵易縣人宣和末殺契丹虜軍以城來降
忠憫其先榆次人也上之未移蹕也朝散郎洪皓以秀

州司錄事遭父喪免上疏論今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庶事告辦鳴鑾未晚也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移蹕者為誰今安在張浚以皓對乃召至平江欲以為部使者使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

此據洪皓行述附見但行

述以為將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却恐不然按皓以三月乙酉被旨使金國是時二凶未平不應捷書已至當是鈞甫柔吉被殺而上在常州已聞之也今略修潤仍移附此日庶不抵牾

皓彥昇弟子也

彥昇鄱陽人政和給事中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

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掇出以邀之

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併張慤致祭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卹其家焉 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盧益為淮東制置使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路允迪為淮西制置使上以兩淮為強敵所殘議擢大臣鎮撫故有是命益居天慶觀置司備位而已尋皆罷之

此據趙姓之遺史日歷無之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

既東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

朱熹作張浚行狀云浚建議令呂頤浩奉上幸武昌

會浚西行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按康以異論而執政則此議蓋已變矣不在浚西行之後意者浚此時正往高郵措置而康遂得遷邪或熹所云蓋指東巡之議今且附見又於閏八月丁丑申言之

徽

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曹楫為翰林學士

是日上次下蜀鎮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

馬楊惟忠將萬餘人迎鑾部伍甚整上按轡顧望頗稱

其能

甲申中書舍人張恣罷恣初入見言上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上謂大臣曰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恣諂諛如此豈可寘之從班乃落職宮觀

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宮初上至張橋山水暴溢橋壞於是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李謨黃敦書皆罷去而中大夫提點刑獄公事姚舜明坐不迎車駕亦降二官御筆建康之地古稱名都其以江寧府為建康府

起復朝散郎洪皓為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

通問使

皓已見五
月庚辰

初議遣人使金張浚因薦皓呂頤浩

召與語大悅俄有旨賜對時皓方墨衰經頤浩脫巾衣
服之既對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為憂皓極言天道
好還金人安能久據中土此正春秋邲郟之役天其或
者警晉訓楚也上悅進皓五官擢待制而以武功郎龔
璫為右武大夫假明州觀察使副之上遺左副元帥宗
維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於藩臣上令皓與宰相議國
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罷遷官之命

洪适撰皓行
述云近例遠

使得循職郎四人時先君有六子獨适與名三以官其弟姪按日歷紹興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左從政郎洪适狀父皓出使依例合得五名恩澤當時蒙指揮令候回日陳乞伏望先次一併給還有旨依傅雱例施行據此則皓出疆日止實放行一名故獨官适也其後紹興元

年還朝則适遵已入館矣官其弟姪乃在此時今不取

時淮南盜賊踵起右武大

夫忠州防禦使李成自山東至泗上甫就招即以成知泗州羈縻而已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俾成遣

所部衛皓至南京壽歷陽人也

此以洪皓行述增修上遺尼瑪哈書日歷不載

按今年十一月丁卯親征詔書有云畀詞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自貶黜請用正朔比於藩臣在建

康則遣洪皓崔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邵其為書指無不曲盡哀祈此詔布之四方則史臣不必追諱此事當略存之以見其實今年七月

癸未八月丁卯所書可參考

丁亥龍圖閣待制沿江措置使陳彥文為徽猷閣直學士都大提領水軍措置江浙防托事務仰體國憂不許辭免日下疾速前來行在奏事又詔防江措置自池州至平江府並隸彥文仍委守令按戶籍丁產簿選衆所推服之人為隊長分認地分廣置刀弩具舟楫將佐並委彥文經畫之

彥文陞職名日歷無有今以季陵外制集增入

詔內侍藍珪

等並緣苗傳作亂無辜譴斥仰所至州軍火急遣赴行
在潰卒朱海有衆數千人入定遠縣界知縣事魏孝
友率兵至永康鎮迓之孝友請戰海曰我假道而過秋
毫不敢犯尚何與公戰乎孝友不從以民兵擊之海怒
與戰民兵皆潰海執孝友至縣殺之是日苗傳寇浦
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王德既殺江浙制置司
裨將陳彥章欲與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
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

北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
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李忠
信趙竭節恃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馳救死之賊
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
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以進
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
墜馬不死失傅所在苗瑀收餘卒得千六百人進破劔
川縣又犯虔州事聞再贈彥溥武成軍節度使謚忠壯

先是朝散郎劉晏

晏已見二年九月甲申

隸正彥軍中傳使統赤

心隊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置來吾事濟矣遂率衆歸世忠浦城之戰世忠以晏騎六百為疑兵於浦山之陽賊見大駭晏以所部力戰世忠上其

功後遷一官

日歷載世忠獲正彥在己丑今從熊克小歷

戊子秘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以禦寇有勞陞集英殿修撰

己丑詔以浙西所糴米四十萬斛赴東京應副留守司

支用以發運副使葉煥有請也 初薛慶既據高郵兵
至數萬人附者日衆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
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浚渡江斬賽以兵降及是至高
郵入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
感服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直宿以備宣
問天象

壬辰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詹又兼權直

學士院

甲午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節制戰船軍馬辛道宗提
點江南東路刑獄專一措置捉殺盜賊公事

乙未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
霄宮初薛慶欲求厚賞乃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謂浚
為慶所執浮言胥動真州守臣以聞呂頤浩與李邴滕

康共議罷浚樞筦以御營使司前軍統制王瓊為淮南

招撫使統所部往平之

中興姓氏錄薛慶傳趙姓之遺
史皆云張浚至高郵薛慶詐迎

入城見浚之貌曰豈有如此樞密邪遂執之浚隨行有
陝西兵多遭殺者慶逼浚出所費官告三千道而館之
按此即當時傳聞之詞恐不至是日歷紹興二年三月
七日進武副尉張存狀於建炎三年五月內受到御營
副使張樞密劉子勤會高郵軍屯駐統制官薛慶下將
佐使臣人兵能保護知宗一行無虞居民歸業係河北
忠義之士因金人侵沼州累年堅守勢力不加轉戰千
餘里皆曾殺獲委有功效昨隨李民來赴行在又能堅
守忠義再立勞績深可嘉尚今依奉聖旨各與轉三官
資內存係民兵甲頭至今未曾陳乞正授文帖詔張存
轉兩資其借補劄子令尚書省毀抹據此慶求厚賞則
有之而所謂迫浚令出官告三千道則恐非其實也又
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張俊申本軍使臣韓福喬德建炎
三年五月內張樞密到承州補正承信郎所有承到張
樞密付身未曾換給足明傳聞之妄今併附此以備參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

洞霄宮沈思卒思真州人事上皇為中書舍人 京東
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在安邱未有所向乃與宮儀偕引
兵依閭臯於濰州

丁酉直秘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以首明大義除直
顯謨閣用御史中丞張守奏也

日歷云紆除直秘閣
誤也今從紆墓誌

遂

以通判杭州章誼為尚書倉部員外郎

己亥都省言自軍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於
前日宰執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

致稽緩此無他中書別無屬官故也望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員從之 是日苗翊率衆出降未解甲復用其將孟臯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臯擒翊降於制置使周望其衆皆解甲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在傳軍為傅謀與苗瑀張逵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承節郎詹標覺而邀

之留連數日安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

南劍州同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

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傅

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林杞遺事苗傅劉正彥既敗走韓世忠尾賊而追之時杞

為閩憲恐賊至得脫預檄諸郡扼其奔衝既而正彥先為大軍所擒傅與其徒變姓名竄伏人莫能蹤跡杞立

重賞募之俄而募士詹標擒傅與其徒張政以至是時世忠已班師杞冒暑親部送至富沙境上會日暮大雨

政乘此謀竄去為護兵所殺杞獨以傅追及世忠授之初知建州某人者與當軸為姻恃勢貪婪用官錢至累

鉅萬監司不敢按杞亟以其罪聞某人譏於當軸遂以張政為告苗傅反者宜得重賞而杞殺之遂下杞於獄

幾欲寘之死不得已猶削籍連州安置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刑部狀勘當呂熙元係南劍州同巡檢據統制詹標申搜尋四山見三人從廟山奔下內一人是稅戶陸安來報被賊擄去內二人係張政苗傅押至提刑林杞處出頭內張政言冤屈事政是徒中反告之人有金牌子與程十一郎託他去告官林杞為見張政稱是告捉苗傅之人有礙自己功賞問呂熙道張政是苗傅使臣只道他捉得苗傅若送去韓世忠處壞了我待殺了如何呂熙道可乘虛作緩急令人取首級到建安縣界安泊闕報張瑀將兵來取苗傅林杞向呂熙道張政如何呂熙道因此急難取首級林杞言好呂熙向邱萬嚴景用刀將張政斫下首級此日歷所書也遺事所云不無緣飾今從史杞

明年三月甲寅編管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先是淮

南招撫使王瓊既渡江會薛慶既得厚賞用其黨王存
計亟以兵衛浚而出上聞之歎息即日趣歸浚辭曰高
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為大臣輕動
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郵軍上親書御製
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
風動君子屬意種蠱臣是行也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
字承直郎任貺至高郵遇賊墜馬死上命以銀帛卹其
家錄其子仲全為忠州文學

趙牲之遺史云薛慶之執
浚也屢欲殺之其黨王存

勸止之曰真偽未可知若殺真樞密則異日欲歸朝廷其可得邪慶然之浚遂得歸按此亦傳聞之辭以任貺之死及浚奏劄之語觀之慶其初亦必稍有不順但終於感化不至如遺史所云耳今不取

壬寅詔諸將班師以劉正彥苗翊就擒故也

癸卯改鑄虎符

初唐州既為金人所殘乃移治桐栢縣土豪董平盡擯集強壯為兵朝廷因以為統制平以兵勢脅制州郡守臣滕牧不能堪平怒欲殺之會京西轉運判官直徽猷閣范正已行部至唐州牧告其狀正已陽數牧罪下襄

陽獄言于朝乙巳詔免牧官令疾速取勘正已純禮子

也

純禮仲淹子建中尚書右丞

平嘗引衆犯德安府遣其徒李居正

黃進入城議事守臣陳規即推誠與語且諭以忠義居

正曰誠所願進不對規斬進以兵授居正使為前鋒大

破之平乃去

按董平事迹全不見於史今以趙姓之遺史陳規行狀程昌寓家傳參修姓之載勝

牧事於今年六月末而昌寓家傳載牧與王民自襄陽還攻董平以八月十九日過蔡州事亦相近日歷紹興

二年正月二日刑部狀檢准建炎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知唐州滕牧治事不審與董平有隙使軍民無緣安

帖等事奉聖旨滕牧先次放罷疾速取勘具案聞奏本部催促襄陽府二年半有餘並無回報此即正已所劾

也未知正己過唐的在何時今但書降旨之日竢考

丙午命諸路漕臣驅磨常平失陷錢物具數申尚書省仍椿收以待詔用

丁未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為江州路建康府太平宣徽州廣德軍為建康府路並以守臣充安撫制置使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

熊克小歷載此事在

此月丁酉今從日歷明年六月戊辰又改

是月宣義郎直秘閣張元亨主管亳州明道宮用渡江

詔也

此據紹興四年六月元亨陳乞差遣狀修入

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

擊叛將楊進殺之進屯鳴皋山之北興與其子琮屢擾
劫之進不能安棄輜重南走興引衆邀擊會於魯山縣
賊以精銳逆戰於婆婆店興之軍以藥箭射進併中其
馬進死於陣興遂復西京躬率將吏至永安軍朝謁諸
陵軍士皆掩泣有義兵統領季興者王屋人世為農魁
桀有勇力寡言語尚信義二帝北狩興以保扞鄉里聚
衆萬餘元帥府統制官元常以興為義兵統領上既南

渡興以衆往來懷衛間斷金人糧道程興以書幣迎之

使知長水縣至是破楊進有功興奏為武義郎閤門宣

贊舍人就統所部而借補武略郎王俊

俊初見元年十二月

亦以

功遷京西南路招捉副使留守司仍鑄印給付

此據俊建炎四

年六月自陳狀增入進餘衆復推其徒劉可為首以拒官軍時劇

盜張用王善皆在陳蔡之間楊進既死京畿稍寧靜東

京留守杜充乃奉表請上還闕不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七

四至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陸伯焜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升盱眙縣為盱眙軍 宣武軍

節度使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淮南京

東西路先是朝廷聞充引兵赴行在乃除充節鉞仍節

制京東西路應天大名府許便宜行事充建節不見月

庚戌上諭大臣語有云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建節遂

名同知樞密亦不知的在何時蜀中士大夫家有藏綸

言集者載充此麻乃自資政殿大學士除其詞有云項聞整衆而行遠舉勤王之役以事考之當在充離京師之時且附此當至是又申命之朝議大夫御營使司求他書參考

參議官高衛復為徽猷閣待制時衛添差江淮等路發運使根括諸州移用經制獻納等錢二百餘萬緡故有是命徽猷閣待制洪皓奉使至淮南邀宿泗州都大捉殺使李成以兵護送而成方與遙郡防禦使耿堅共圍楚州賁通判權州事賈敦詩謂其降敵堅河北人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既而率所部南來至襲慶府與成會

及是俱在淮東皓先以書抵成成曰汴涸虹有紅巾非
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惟命皓聞堅可撼陰遣說
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于朝今
擅兵名勤王實作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歛兵皓行至泗
境諜報有迎騎介而來皓復還且上疏言李成以朝廷
不卹之而稽饋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
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
宜遣辯士諭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

可也上遂遣閤門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呂頤浩亦為書遺成言左右欲圖王圖霸須有天命若無天命雖以項羽之強終必滅亡頤浩怒皓不先白堂乃奏其稽留生事貶秩二等皓遂轉由滁陽以行耿堅後亦為李成所并

此據洪皓行述及紹興元年正月癸亥耿靜所訴參修熊克小歷云

成圖楚州責守臣趙立謂其降金蓋誤成今年冬方入楚州此時尚在徐也蓋楚守朱琳以罪去而賈敦詩寔權州事克不深考耳

已酉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以諭輔

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去上曰宰執豈可容易

去位來日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周

書言三公燮理陰陽漢故事遇災異則策免三公蓋以燮理失人而至於致災宜其不免於咎太上皇帝以久陰霖雨不止宣諭宰執不及其它獨使召郎官以上言已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此宋景公所以退星舍而子韋之所

以賀延壽也聖德如此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已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啟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為副端嘗進

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
帝母后羶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
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
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
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
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
大禹之菲惡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
不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

至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世災異策免三公今位宰相者雖有勲績然其才可以辦一職而識不足以幹萬幾願更擇文武全才海內所共推者擢任之中書舍人季陵言臣者君之陰妻者夫之陰外國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

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
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位高身貴家溫祿
厚擁兵自衛浸成跋扈之風去年禦敵嘗遣王淵桀驚
不行改命范瓊心懷怏怏苗劉二賊乘間竊發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逮勤王之師一至錢塘拘占房舍攘奪舟
船凌轢官吏侵漁百姓恃功益驕莫敢誰何此將帥之
權太盛意其有以干陽也宦寺撓權為日固久不幸維
揚大臣闇於事機渡江之初得以自銜竊弄威柄有輕

外朝之心上下共憤卒碎賊手亦可以戒矣比聞藍珪
之流復有召命黨與相賀氣焰益張衆召僧徒廣設齋
會以追薦錢塘之被害者行路見之疑其復用莫不切
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意其有以干陽也臣又觀洪範於
休徵則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於咎徵則狂恒雨若急
恒寒若以今日之事揆之尚有可言者自古天子之出
必載廟主而行示有尊也前日南渡事出倉卒有司迎
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而薦享有闕留

神御於河澣而安奉後時行路之人見者流涕今茲駐蹕又幾月矣未聞下款謁之詔以慰在天之靈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殺戮長吏如割狐豚殘虐百姓如刈草艾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賊計元兇之罪罔獲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昨太母臨朝姦臣馬擴上䟽謂上策入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江寧臣常詰之第言天子必憚遠涉由下引之以及中由中引之以及上此姦謀

也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以遽往欲先幸蜀以便私耳側聞道路之言謂鑾輿不久居此人情皇皇未知死所立賞禁止終莫之信雖自臆度決無是事萬一有不幾於狂乎常雨之證恐或由此自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割剝侵於肌膚民力竭矣而猶求焉不幾於急乎常寒之證恐或由此且陽為德陰為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宦寺乃

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
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侍郎劉珏言北
敵强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為災此羣臣所共知也若乃
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羣臣未嘗言
也今二聖遠在龍荒陛下居九重之尊享四海之奉亦
嘗思其燕處之不安飲食之不時乎願陛下精禱於天
詳見於事揭為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
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為蔽

塞使不外見敵國已和而背之盜賊已降而殺之詔令徒文具而無其實實之不至何以能格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

石配享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石配饗者爭

議紛然至是始決

罷安石配享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神宗實錄安石附傳增入

王

善攻淮寧不克移攻宿州統領官王冠與戰敗之

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為給食仍量材錄用以知邠州權涇原路提刑司公事李宋臣有請也

甲寅罷三省樞密院賞功司以其事歸本部

熊克小歷已酉三省

樞密院置賞功司自軍興立功將士許之自陳各以輕重推恩按賞功司乃建炎元年六月己卯李綱所置至

此始罷之日歷不載會要三年六月七日詔賞功自
今月七日為頭限十日結局應干以前積壓文字並於
限內結絕自十七日以後生事更不收接依舊令部官
看詳經由官司各不得過三日克於元年六月始置司
時不書今乃於廢司時書之以為事始蓋
因呂頤浩行狀之誤而不考其詳今不取 權知秦州
裴淵以其衆至行在詔隸韓世忠軍世忠數宋世榮之
罪杖殺之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
記姓名優加存恤訪其子孫量材錄用 尚書吏部侍
郎劉珪試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高

衛試吏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起復直龍圖閣
李迨朝請郎李承造並充御營使司參議官 尚書吏

部侍郎康執權充顯謨閣直學士奉祠從所請也

此據本部

題名

詔宗室從軍充統領參謀者並赴闕

御營使司

言防秋在近其沿江至海岸合定地分請以知杭州康
允之兼浙西制置使自鎮江府至江陰軍悉令允之措
置從之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

是日苗傅後軍部將韓雋犯光澤縣陷之傅之敗也雋以兵六百趨邵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髦先期遁去雋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皆欲逃去守臣方昭以六十口為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衆嬰城親督守備雋攻而圍之凡六晝夜昭鼓衆益厲賊死者十三四一夕遁去進犯撫州守臣中大夫林積仁聞雋在閩中已棄城走雋乃入城縱掠積仁宣和末嘗為御史靖康初以秘閣修撰守平陽寇至而

遁遂坐斥至是復用之雋既陷臨川又攻湖口縣遂渡江至蘄州守臣中大夫王姓與官吏皆逃去雋引兵欲依楊進于京西道為王善張用所邀且聞進死乃還居黃陂境上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雋雋往見光世

光世命還屯蘄州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

蘄州兵馬鈐轄

此以趙姓之遺史及紹興二年四月世清案欵江西提刑司奏撫州事狀紹興

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張致遠乞錄用方昭劄子參修江西所奏稱苗傅殘黨而無其名以事考之即世清也

戊午秘閣修撰俞向知揚州維揚為金所蹂未有守臣

故拔拭用之向卒不赴

向除命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十五日吏部中審向蔭

補狀
修入

命江浙淮南開畎瀦水之地以限戎馬

太常

少卿黎確直龍圖閣知婺州

日歷確無職名此
以諫院題名修入

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上率羣臣迎于郊外徽猷閣

待制知平江府湯東野扈太母至行在遂以東野試尚

書戶部侍郎張浚奏以東野兼宣撫司參贊軍事東野

建言欲圖中興當先守關中據形勝以固根本

此據附
傳增入

不得其日且附此日歷
及本部題名並無之

辛酉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昧
戡難之大略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命
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 帶御器械李
質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邊順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
事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汪藻復為中書舍
人

乙丑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康府連南夫兼建康府宣徽

太平州廣德軍制置使

丙寅罷江浙荆湖閩廣諸縣增置射士三分之一

事祖元

乙亥始朝廷以諸州禁兵不足乃集民兵置巡社又

增射士以助之已而言者以謂巡社不利於東南既罷之猶存十分之一至是朝請大夫王海言海陵一縣應留巡社六十三人而歲敷民間庸錢六千三百緡利害可見民兵之法凡坊市產錢千緡鄉村田三頃並出一夫歲租之入或不足以供辦而點丁之際盡取其力穡

之人此尤拂於人情新法弓手教習神臂弓專以捕寇
故應募者鮮而諸縣更令上戶雇募每名歲用之數殆
踰百千三者非蠢朴之農夫即浮浪之凶徒使百姓重
困而無益於用况三役並行於一時其何能給詔樞密
院者詳故有是旨既而言者以為無益乃罷武尉不數
年而所增射士盡廢之罷武尉在紹興元年十月己卯
盡罷新法弓手在紹興四年正

月甲戌以其事體
不大故牽聯書之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黃潛善

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上曰渡江之役朕方念
咎責已豈可盡歸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尊朕以
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
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
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略曰朕親擢袁植置
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
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上曰
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

者此也未幾潛善卒于梅州 尚書司勳員外郎趙鼎
行右司諫宣義郎監登聞檢院呂祉特轉一官守右正
言祉上䟽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為本其大略以謂善持
養之則聰日聰明日明利及天下而生靈皆蒙其福不
善持養則聰日不聰明日不明害及天下而生靈皆受
其禍所以為堯舜為文武為桀紂為幽厲者皆由是也
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為之勿以小善為無益
而弗為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弗

去也疏入上召對社復進三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
創業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是也漢高祖任用蕭何張
良韓信號為三傑然蕭何主筦籥給軍食而不預謀議
張良侍帷幄運籌策而不預戰鬪至於韓信則盡護諸
將握兵在外他事並不預也唐太宗時房元齡長於謀
杜如晦長於斷王珪魏徵善議論李靖李勣能用兵亦
各効其力是以有功大抵天下事非一夫所能專任而
况多事之際乎臣願陛下廣漢高祖之大度法唐太宗

之英斷執政大臣稍均信任因其所長咨訪任使如漢之三傑唐之諸臣使之同心協力共濟艱難庶幾簡要而易為專精而有功樞機之任各稱其職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其二曰自古得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人心之異故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周之廢興盡在是也自蔡京王黼更進用事異同之論起士大夫僥倖苟且各顧其私恩而不復知有公誼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朋黨之風盛廉恥

之道喪不聞有一人履公守正表倡在位同心同德以
尊主庇民為心者欲望聖慈下詔布宣德意以鼓動士
氣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則人心自歸國威自振中

興之業庶幾可圖矣其三曰乞付諸大將節制之權疏

奏上悉嘉納既退遂有是命社建陽人也

社行狀不云何人所薦當

求它書

罷諸州新置州學教授員

此以紹興二年四月三日吏部申明

狀增入

中大夫知信陽軍劉絳除名郴州編管以京西

都轉運司言絳正彥叔父恐難任守臣故也

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

月十七日絳
進狀修入

戊辰上諭大臣曰祖宗時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蓋亦
習水戰朕非久欲親閱諸將所部人馬仍召卿等共觀
庶以知諸將能否後避敵不克行 詔以防秋在近自
京南至鎮江府沿江巡檢五十有五員令樞密院各擇
材武可仗者一人為之貳其土軍有闕者並招填之

承議郎新知富順監馮檝特轉一官以檝嘗貽書苗傅
論復辟事故也初張浚自高郵歸薦檝於上得召對檝

奏陛下前日杭州復辟之事臣亦薄効區區自大臣而下皆知之但無肯為臣言者上曰太后嘗言之翌日上以問輔臣李邴鄭穀曰果有之遂命進秩後三日以檄為尚書司勳員外郎

日歷檄除郎在二十八日乙亥而檄臨安錄載此省劄在二十四日

今從之

升公安縣為軍以其能捍禦也

庚午中書舍人汪藻兼直學士院

辛未上諭大臣曰近有上言者請朕與皇太后異宮豈有是理朕事皇太后如事母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

先獻祖宗奉太后然後敢嘗外人安得有此論張浚曰此氣象甚好以陛下容納直言故有此狂直之士也

御營使司奏諸軍並以萬人為一軍每軍十將共置統制五員逐軍各置虎符於御前收管非降虎符毋得擅出營違者從軍法每統制官為軍籍三本一上之御前一納御營使司一留軍中逐季揭帖諸軍不得互相招收奏可時諸將方自擅迄不行

癸酉樞密院言自兵興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

祖宗朝置檢詳官兩員請給視檢正官序位在左右司

之下編修官四員止存一員依舊看詳條法從之

日曆無此今以

紹興三年六月十日本院奏狀修入遂以編修官李唐俊兼權檢詳諸房文

字此據本院官屬題名附入題名在六月故附于此明年七月始正除萬格龍圖閣待制提

領水軍沿江措置使陳彥文試尚書兵部侍郎仍充措

置使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寧止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

充措置副使彥文初除雜學士至是又改命之中奉

大夫黃叔敖承議郎傅崧卿並為中書門下省檢正官

松卿墨卿弟也 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提舉荆湖南路

茶鹽公事 降充直秘閣知荆南府唐愨復秘閣修撰

甲戌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府行宮 御史中丞張守

試尚書禮部侍郎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

宜西去上不然之會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大中

大夫梁揚祖為發運使專切措置糧運以餉中都右司

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以次官書讀

行下遂命起居郎綦寔禮兼權給事中守言揚祖不可

用請罷之中書舍人季陵亦封還錄黃論揚祖前為發
運使不能積粟以實中都道路梗澁未及半年而中都
之人至於相食此揚祖之罪孰謂揚祖知首尾乎東京
糧運不繼非有難曉有糧而無舟有舟而無人有人而
無水有水可運而盜賊奪之三尺之童亦能知此孰謂
發運司官不能知乎又緣給事闕官左史當攝筮禮既
已供職寧止自當引退外人不喻皆謂朝廷因揚祖之
故特用筮禮而罷寧止此事不可戶曉臣恐天下以言

為諱也守再上疏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得祠是臣在憲臺言無可采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守至政事堂以正士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中書舍人范宗尹為御史中丞宗尹首言金人為國大患戰之不能勝禦之不能却固已敝矣兩河陷沒陛下駐蹕維揚敵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為皆不成所

向皆不利豈徒人謀乖刺寔由天意之未回也苟不能
隱忍順受以紓目前之急深恐天意之不測別致非常
之禍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
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謂無策
然譬人之大病垂絕投之善藥但得不死徐議補治陛
下誠能側身修行以享天心發政施仁以從民欲選將
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為強孰曰不可則今日
之無策乃為異時之長策也中書舍人李陵亦言國家

之根本在東南東南之根本在建康雄山為城長江為池舟車漕運數路輻湊正今日之關中河內也陛下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瓴之勢淮南諸郡有唇亡之憂今去防秋無日矣事之急者除盜賊習水戰凡要害之地屯兵以守之謀議之善固無以易此然臣之區區竊有管見自古無守城天子以天子守城則內重而外絀臣願陛下為馬上之計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精其選使可倚仗寡其數使易供億預詔郡邑各

備巡幸使人不駭相時而動初無定方使人不測萬一
敵勢縱橫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之兵以為援師
留將相大臣相率以死守鯁其喉牙使不能搏食東南
是乃深根固本之道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
為名棄城池以與敵使生靈墮於塗炭財用填於溝壑
而不恤也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惟陛下早圖之

宗尹陵
所上疏

不得本月日因宗尹入臺附見陵此
月未得祠其建言當亦在此時也

通直郎新提舉

兩浙路市舶沈與求守監察御史與求德清人嘗為太

學博士張守所薦也 徽猷閣待制知郢州席益再任

直龍圖閣知德安府陳規陞秘閣修撰朝議大夫知復

州韓儼直秘閣皆以守境故有是命

季陵外制集有席益知渭州告詞不

知在何時當考

乙亥詔諭軍民以迫近防秋已令杜充提重兵防淮又於七月下旬恭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與謀臣宿將戮力同心以備大敵進援中原應官吏士民家屬南去者官司毋得禁先是東

京留守杜充將赴行在檄直龍圖閣知蔡州程昌寓為
留守判官至是昌寓入京城視事時京城自四門外餘
皆闔人以為病昌寓至欲盡闢之又游手雜食市多鼠
竊犯者雖一錢亦死昌寓欲寬為一千副留守郭仲荀
皆不聽始昌寓之離蔡也吏士皆持半月糧既而食盡
乃挑野菜而食此據昌寓家傳修入家傳云六月杜充
赴行在檄公為留守判官月中至京師
視事乙亥二十日也故因降詔附見趙括之遺史於
閏八月書昌寓除留守十月書昌寓入京師恐誤
自渡江以來百官除拜非侍從並尚書省出敕至是言

者以為有係招撫及行軍出給之人非惟無以示信且
事體削弱乃詔自今帶貼職及遥郡人出告朝奉武翼
大夫已上出勅餘並給付身 中書舍人李陵罷為徽
猷閣待制知太平州陵論遣張浚宣撫陝蜀任太專非
是議既忤乃自引求去未行改提舉亳州明道宮旋奪
職 秘書省著作佐郎富直柔尚書禮部員外郎承事
郎胡寅為駕部員外郎直柔之除禮部題名在二年五月
秘書省題名在今年五月與
日歷不 是日金人陷磁州初金人圍城急軍校楊再
同當考

興等作亂殺權守趙子節推將官蘇珪領州事珪曰有三事能從我則可衆曰試言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見宗元帥如何時澤已死城中未知也衆曰不可又問與汝等力戰如何又不可珪曰盍開門乎衆不應於是珪率衆請降金人以素隊至城下且折箭為誓曰不殺人丙子金縱米麵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時磁州武安縣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聞磁降乃下

是夏賊貴仲正破岳州詔遣兵討捕既而起復奉議郎

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招降之千秋因留以為將於正月

書貴仲正犯岳鄂一旬更無首尾惟紹興三年五月庚午知岳州范寅敷奏乞免稅狀云本州昨據貴仲正占據州城蒙朝廷遣大兵殺散他書亦無仲正事迹按趙姓之遺史有千秋統兵官貴仲正即其人也故附此或是千秋為沿江制置時所招亦未可知馮檝時議錄有建炎四年代表植與李允文書云巴陵先於去年春間延燒殆盡至夏又遭貴仲正破則岳州之破決不在此時但無書考其月日耳仲正之死附今年十一月丁未蓋以紹興元年六月甲戌解潛為渠成乞贈官狀修入亦須詳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四